



猛虎

Meng Hu Chuan Shuo

传说

一个“虎孩”的传奇生存实录：
纯情绝恋、铁血格斗、苗家蛊术、
拉美黑市拳坛、特战部队、日本黑帮
没有失去，便没有得到
生命终止于不再寻找

何楚 著

猛

何楚◎著 Meng Hu Chuan Shuo

中国书画出版社

虎

传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猛虎传说 / 何楚 著. —北京: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08. 4
ISBN 978-7-80220-267-2

I. 猛… II. 何…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4875 号

书 名: 猛虎传说

出 版 人: 田 辉

作 者: 何 楚

责任编辑: 张光红

出版发行: 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 邮编: 100044)

电 话: 88417359(总编室)、68469781(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zghbcbs.com>

印 刷: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监 印: 敖 晔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1/16

印 张: 21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04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0-267-2

定 价: 26.00 元



楔子 · 001

第 1 章 · 劫 · 005

第 2 章 · 苗域金花 · 010

第 3 章 · 凤凰儿的心思 · 015

第 4 章 · 别离 · 019

第 5 章 · 困 · 025

第 6 章 · 公平的杀戮 · 031

第 7 章 · 黑火 · 037

第 8 章 · 四少爷的礼物 · 043

第 9 章 · 野兽之瞳 · 048

第 10 章 · 龙虎兄弟 · 053

第 11 章 · 地狱中的拳头 · 057

第 12 章 · 破茧 · 063

第 13 章 · 黑十字逆袭 · 067

第 14 章 · 猛龙跨海 · 072

第 15 章 · 不动峰 · 078

第 16 章 · 新科洛塞穆 · 083
第 17 章 · 巨兽觉醒 · 088
第 18 章 · 谁为刀俎 · 092
第 19 章 · 首富 · 099
第 20 章 · 传媒之王 · 104
第 21 章 · 泯灭 · 109
第 22 章 · 雪莉的微笑 · 114
第 23 章 · 恶魔岛 · 121
第 24 章 · 弈 · 128
第 25 章 · 悍将 · 133
第 26 章 · 身为男儿 · 138
第 27 章 · 黑暗杀机 · 143
第 28 章 · 猛虎 · 148
第 29 章 · 能力初现 · 153
第 30 章 · 杀局 · 160
第 31 章 · 渐变 · 166
第 32 章 · 大事件 · 173
第 33 章 · 血色暴风雨 · 179
第 34 章 · 造访 · 191

第 35 章 · 光明之山 · 203
第 36 章 · 隐者 · 214
第 37 章 · 波塞东的劫日 · 221
第 38 章 · 潜流 · 227
第 39 章 · 三刀流 · 231
第 40 章 · 乱花 · 237
第 41 章 · 红沙漠 · 245
第 42 章 · 毛球的新作品 · 255
第 43 章 · 猫爪上的蓝芒 · 267
第 44 章 · 烧烤晚会 · 275
第 45 章 · 光明与黑暗 · 280
第 46 章 · 鬣狗 · 283
第 47 章 · 玛雅的实力 · 288
第 48 章 · 突变 · 297
第 49 章 · 女神之下 · 303
第 50 章 · 十八邪魔 · 308
第 51 章 · 伏兵 · 314
第 52 章 · 相逢 · 320



雨，还在沥沥地下着，使得 M 国 N 市那原本就寒意袭人的秋夜更加萧索。各种肤色的路人在这个种族大熔炉的街头神色木然地迈脚步，如同卑小的昆虫般每天固执而艰辛地划着属于自己的生命轨迹。

布鲁克林区东部的一个地下车库里，几十辆打着火的轿车围住了一块空旷的场地。雪亮的车灯照射下，两个只穿着裤衩的彪形大汉表情凶狠地互相瞪视着，一边走来走去一边发出低低的吼叫声。场外密密麻麻地围住了观众，大部分都是衣着光鲜的白人，几个夹着香烟露出半截乳沟的半老徐娘夹杂在当中放肆地浪笑着，仿佛她们才是今天的主角。

随着一声尖锐的口哨声，两个没有任何护具的拳手小心翼翼地互相靠近，步法异常灵活快速。外围变得死一般寂静，就连那几个风骚的女人也紧闭上了嘴，每一个人都在紧张急促地喘着气。

在谨慎地试探后，两名拳手不约而同地发起了攻势。接连碰腿声、拳头撞击在人体上发出的沉闷声响和拳手嘴里的低哼声混成一片。场外的观众渐渐开始兴奋，其中几个更是忍不住叫嚷起来。

“豺狼，干掉他！你是最厉害的！”

“推土机，踢烂他的头！”

“上呀，你这个蠢货，我可在你身上下了 600 美金！”

……

两名拳手都拥有着强有力的踢技，因此并没有做过多的近距离纠缠，只是用腿法迅猛地展开对攻。由于实力相近，体力已成了他们之间谁能够活下去的最大因素。

高潮出现在八分钟以后，其中一个步伐明显混乱的拳手没能挡住对方袭来的凶狠膝顶，清脆的断裂声中，几根肋骨被折断。他的对手——一个满脸横肉、壮实如石墩的大汉根本没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毫不留情地一腿扫向他的脖子。“喀嚓”一声脆响，这倒霉的家伙跌倒了下去。

老杰克哀号着蹲在了地上，扔掉了手中的筹码，这个绰号“推土机”的白人拳手几乎害得他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短短一个星期里，老杰克找来的六名拳手全都倒在了这个粗壮汉子的厉腿下。

这场失利让老杰克的口袋里只剩下了皱巴巴的五美元——一般来说作为拳手的经纪

人是不参与下注的，他们只需要在赢得比赛的胜利后从庄家那里拿走属于自己和拳手的那一份就行，然而，嗜赌成性的老杰克是个例外。

赢钱不饶人的对方经纪人临走时大大嘲讽了老杰克一番，让这可怜的犹太老头脸色在刹那间变得青白起来。哆嗦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瓶，老杰克吃力地将几粒药丸倒进嘴里，坐在地上喘了好一会儿后才佝偻着躯干蹒跚地走出车库。

※ ※ ※

没好气地打发了几个过来搭讪的妓女，老杰克坐在一家小酒馆的吧台前两眼无神地灌着威士忌。接踵而来的失利已经完全摧毁了他的信心，想起高利贷者那些可怕的手段，老杰克不禁绝望地长叹了口气。

“杰克先生！总算找到您了！”一个惊喜的声音在耳旁响起。

老杰克愕然转头，一个黄种男人正满面讪笑地站在身边。厌恶地皱了皱眉，老杰克懒洋洋地道：“周，你找我干什么？我对你介绍的那些姑娘可没兴趣！”

那汉子龇起一嘴被烟熏黑的大牙：“是这样，杰克先生。今天早上我几个同乡送来个人，说是刚偷渡过来的，想在这边找点事情做……”

“我并不在难民营工作，更不是什么慈善机构的官员！”老杰克冷冷地打断道。

这位猥琐的汉子双手连摇：“杰克先生，您误会了！他能打拳！而您又是这条街上最有名的拳手经纪人！”

老杰克眼神亮了一下，又迅速黯淡了下去，有气无力地摇头道：“周，你去找别人吧！我已经不再干这行了。”

那汉子陪着笑，对着门外招手：“杰克先生，就耽误您一分钟！他真的很能打的，我亲眼见过！”

即使是心情糟糕得无以复加，老杰克还是几乎忍不住要捧腹大笑起来。猥琐汉子口中的“打手”居然是个看上去十六七岁大的亚裔少年！轻蔑地打量着眼前那单薄瘦小的身体，老杰克毫不留情地嘲讽道：“周，你现在除了拉皮条还干起了拐卖儿童的勾当吗？”快意地看着猥琐汉子面上浮起的尴尬表情，他起身付掉酒钱，不准备再做这无谓的纠缠。

见老杰克要走，猥琐汉子飞快地对少年说了几句话。那少年冷笑，吸气出腿！“轰！”一米宽半人高的坚木吧台碎屑横飞，一折为二！几只台上的酒杯急撞上了高高的天花板，在刺耳的炸裂声中化成了片片碎片纷落下来。

一支尚未燃着的烟卷从老杰克口中无声无息地坠落，他瞠目结舌地站在原地，一只手用力掐住了自己的大腿。

在整个酒馆所有人那近乎痴呆的表情中，少年掸了掸身上的玻璃碎屑，若无其事地站到了一边。

犹太人独有的精明让老杰克很快清醒过来，一手一个将猥琐汉子和少年拖出了酒馆。膀大腰圆的酒保苦恼地看着断为两截的吧台，半点也不想追出去。

三天后，老杰克抵押掉了自己的房子，少年站到了“推土机”皮尔的面前。老杰克为他取了个非常响亮的绰号——“鲨鱼”。

皮尔丝毫没有轻视这条还不到一米七的小“鲨鱼”，在生死杀戮中磨炼出的本能使得他嗅到了一丝不寻常的危险气息。

哨声响起，皮尔谨慎而迅速地移动着脚步，少年却似乎在发愣，微低着头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丝毫没有摆出防御的架势。

老杰克在场边紧张地不停发抖，揣在衣兜里的右手牢牢握着一把左轮手枪，枪身上已全是汗水。如果说变幻的命运也是场赌博，那么他已在这巨大的轮盘上押下了属于自己的全部，包括生命。

在四起的喊声中，皮尔终于失去了耐性，他大吼一声，抬腿向少年踢去！少年抬头，凶光在眼中一闪而没，同样抬腿侧踢，劲起的风声中后发而先至！皮尔大骇，但已来不及收势，只得竭力侧身闪避。

“嘭！”的一声，壮硕的“推土机”感觉到身体像是被疾行中的火车头重重地擦了一下，随即一声他极为熟悉的骨骼碎裂声响起，左臂当即软软垂下。

惨叫声中，少年露出亢奋的神色，毫无停顿地又是一腿扫向皮尔的头部。“推土机”奋力用右手挡格，这次却是“啪啪”两响，少年的左腿摧枯拉朽般先是砍过了那支不自量力的手臂，接着又踢中了他的头部！皮尔轰然倒地，而少年却面无表情。

“上帝啊！赞美您！！！”老杰克跪在地上，脸上老泪纵横。

接下来的日子里，少年打赢了所有老杰克在N市能联系到的比赛，96胜0负，最快一场2秒钟击毙对手的战绩让“鲨鱼”的名号不胫而走。凶残、贪婪并疯狂嗜血，这几乎就是他人格的完美写照。

“鲨鱼，你为什么要来M国？”长时间的相处后，有一天老杰克终于忍不住问道。他一直固执地认为这个每天超过十二小时用木桩、岩石甚至是钢铁练习腿法的少年身上一定有着不寻常的故事。

“我的父亲在家乡被害身亡，于是我就处置了六个凶手，大哥让我暂时过来这边躲一段时间。”少年淡漠地道。

老杰克发出一声无力的呻吟：“天哪！难道就不能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吗？”

少年断然摇头：“不说这个。”他看着一脸恐惧的老杰克，脸上突然露出一丝冰冷的笑容：“对了，请你以后不要再叫我鲨鱼，我的名字，叫做陈进生。”

夏夜。

一辆“太湖”牌长途客车顶着大大小小的包袱行李，正沿着蜿蜒黑暗的山路蹒跚而行。车头前的两盏鬼火似的昏暗灯光努力照亮着不知去向的前方。

整日的颠簸劳顿使车上的人们大多已沉沉睡去，驰之不尽的路面加上单调的发动机轰鸣声实在是最好的催眠曲，连客车驾驶员也在努力抵抗着睡意的侵袭，时不时用乌黑的大手搓一下由于过长时间没有活动而略显僵硬的脖子。

酷暑的晚间对驾驶员来说，是一天中不可多得的清爽时间——整个白天太阳肆无忌惮地在车顶上烙下的炙热，都被夜风一丝丝温柔地抹去，高温给人带来的烦躁心情会不知不觉间流淌至尽。

可是今天晚上除了庞大车身开动时带起的气流以外，客车外的整个世界都静悄悄的，找不到半点风的影子，路边的树影仿佛已凝固了，连一片小小的叶尖都不动一下。连绵奇峻的山体如同来自远古的巨兽，默然盘踞在远方夜色之中，一片死气沉沉。

猛然间，山风大作，咆哮的怒吼片刻就覆盖了整个世界。司机注意到异样的天气，恼火地探出头来瞄了眼夜空，却见到了让他须发皆竖的情景——天边隐隐游弋着电光，空中不知何时已被乌黑阴沉的积雨云完全覆盖。狰狞的云层眼见着越变越厚，越压越低。

“山雨欲来风满楼”，这句话所包含的常识恐怕连孩童都能明白。在费力地咽下一口唾沫的同时，他大力踏下了油门。这辆曾经被监狱用作转运犯人的老爷车随即发出低沉咆哮，加速向前方驰去，车窗边一直未被拆去的铁栅栏咯咯乱颤。

在几十甚至几百公里没有任何辅助照明的恶劣路面上开夜车，遇到稍大一点的雨都能让最老练的驾驶员心惊胆战，更别说是一场能把盆地变成湖泽的暴雨了。在享受着其他驾驶员没有的高薪工资和油水的同时，长途客车司机惟一的奢望就是路途中不要有状况，那种在荒郊野外打滑抛锚的无助感，是任何人都不愿面对的。

可老天偏偏不遂人愿。司机刚扔掉烟屁股，一束耀眼的闪电就从苍穹深处刺了下来，瞬间把天地映得雪亮。紧接着，一串巨大暴戾的雷声铺天盖地，震得人耳膜“嗡嗡”直响。

汽车最后一排的座位当中，坐着对年轻的军人夫妇，全身的橄榄绿衬得两人英姿勃发。妻子手里还抱着个襁褓中的男婴，已被雷声吓得大哭起来。那年轻母亲大为心疼，一只手虚掩住了婴孩的耳朵，另一只手爱怜地去抚那孩子的脸庞。

不知是饿了还是天性使然，当母亲的尾指触到他嘴旁时，那婴孩居然两只小手一抱，将指头含进嘴里吮得“吱吱”有声。年轻的妻子不禁莞尔，转头看向丈夫，却见后者正凝视窗外，面上尽是掩不去的忧色。

默然了片刻，妻子柔声道：“天哥，私订终身毕竟是我们错，回家后你千万不能和公公起冲突。”

丈夫目光一黯：“父亲承认最好，不认你，我就和你远走高飞，再也不留恋其他一切。”顿了一顿又道，“他老人家向来极为自负，脾气又霹雳火暴，希望看在娘的面上不会为难你。”言语间抬手卸下了颈上一枚雕刻成龙形的血色古玉给妻子挂上。

妻子却又将玉坠戴在了婴孩脖中，望向丈夫，神色中极是执拗。两人僵持了一会，丈夫无奈微笑，望向对方的目光中却带着伤感温馨之意。

“啪”的一记低响，第一滴雨打在了客车的车厢顶上。随着急如马蹄的撞击声，片刻后这场恐怖的大暴雨已经笼罩了整个世界。驾驶窗前白茫茫的一片，司机早就放慢了速度，惊恐而又茫然地向前方行驶着。半小时过去了，雨不但没小，反倒有略大的趋势。所幸的是已离下一个大站不算太远了。

又一个山口转弯前，变故毫无预兆地发生了。由于转弯处地势较低，道路一边靠山一边是深渊峭壁，客车司机老远就踩上了刹车，试图将速度再带得低一些。连续轻点了两脚毫无反应后，司机恼火地咒骂了一句，脚底全力踏下并拉死了手刹。而这辆满载了人和货物的客车却只是稍微缓了一缓，依然固执地向山口处滑去。

此刻客车司机脑门上已是密密麻麻一层汗，轮胎打滑让他高度紧张的同时，不禁又暗自庆幸对面没有来车，就按现在这个比人跑步快不了多少的速度来说，完全可以毫不费力地轻松过弯后再慢慢刹住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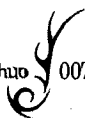
正当他一个大把将车熟练地转弯时，两缕雪亮的灯光一下子就打在了他目瞪口呆的脸上。一道闪电恰巧在这时劈下，强大的光能清清楚楚地照出了迎面而来的高大怪物——那是部满载袋装水泥的九吨厢式货车，两车车头已近在咫尺！

睡眼惺忪的卡车司机同时被对面的客车灯光拉回现实。还处在混沌意识中的他并不清楚自己已开到了对方的车道上，只是凭着本能踏下了刹车。轮胎和地面之间尖锐的摩擦声响顿时响彻了整个弯道，可巨大的惯性还是带着这具黝黑粗壮的车体向客车撞去。

客车司机头皮发麻地往外猛拉了一把方向盘，却随即想起外面就是百尺危崖！咬牙切齿地咒骂着那个不知名的驾驶员的同时，他又反手打回了方向，毕竟任何结果都要比掉下路基好得多。

随着沉闷的撞击声，卡车撞到了客车的左前车头，尽管去势缓慢，但重量的悬殊还是轻松地让对方一个甩尾，客车的小半个后车身就硬生生地移到了路面以外悬空。

惊魂未定的客车司机连踩油门，可客车的两只后轮早已无从着力，除了在空中飞速旋转以外实在是没有别的帮助。车厢内如梦初醒的乘客们逐渐乱成了一锅粥。最后一排



的军人夫妇一直没动,感觉到车体还在缓慢下滑时年轻的丈夫浓眉一皱,迅速拉着妻子来到前门处,向司机吼道:“快开门!想都死在里面吗?”

客车司机一哆嗦,拉起了车门的气压阀门开关,门却纹丝不动——由于过多的刹车,气泵内早就没气了。两个精壮的农村青年等得不耐,几脚就把后门跺开,小心翼翼地看了眼身下的悬崖,跳上距离不远的路面。

像在无尽的黑暗中见到了光明,大部分乘客都争着冲向后车门。男性军人面色大变,方待有所动作,可客车由于后半截突然加重,车头顿时高高翘起,迅疾向着崖下落去!

公路上的幸存者眼睁睁地看着客车掉落山崖,过了半晌才听到凄厉的车体着地声。“解放”卡车司机最先回过神来,见死里逃生的两个年轻乘客吓得犹如泥塑木雕一般,便偷偷到路边抓了把稀泥糊在了车后的牌照上,回到驾驶室挂档起步,竟然逃之夭夭了。

等两名年轻农民反应过来时卡车已经远得只能望见尾灯了,其中略为年长的颤抖着嘴唇道:“二柱,这回咱们可是捡了一条命啊!”

二柱急剧地喘着气,却是站也站不稳了:“志宏哥,我很怕,那狗日的逃了我们也快走吧。这么大的雨,也不知能不能拦到车带我们……”

叫志宏的却显然比他镇定一些,想了一会儿道:“二柱兄弟,你说我们现在到崖下去,还会找到活人吗?”

二柱茫然地摇头:“这么高摔下去,哪里还会有活人啊!除非那人是铁打的。”

志宏舔了舔自己的嘴唇,声音突然变得有些沙哑:“二柱,你刚才有没有看到坐在我俩旁边那娘们戴着的金镏子吗?”

二柱显然没明白他的意思:“就那个烫头发的女的?金镏子好粗,我偷看了半天呢!”

“现在它是我们的了!车里所有死人的钱和东西都是我们的了!”志宏的脸涨得发烫:“二柱,我们攀下崖去,有什么就捡什么!”

仔细想了半天,贪欲终究战胜了恐惧,二柱和志宏一起,找了处较为平缓的所在缓缓溜下。崖下边横卧着一道宽阔干涸的山沟,大大小小的鹅卵石铺满了整个沟底,直通向几里以外的哀牢山。雨渐渐地小了,闪电却频繁起来。借着那一道道电光,两人最终找到了面目全非的客车残体。

整个车厢被撕成了前后两半,估计是由于车身后部着地的关系,前车厢被巨大的扭力扯断,抛出几米开外。而在两截车厢的周围,则触目惊心躺了一地的尸体。很多人的衣服都被扯开或卷起,死尸的皮肤在闪电亮起的刹那透出诡异的惨白。

二柱一阵头皮发麻,往后退了几步嚅嚅道:“志宏哥,不如……”没等他说完,志宏已走向一具就近的女尸,一把扯下她脖子上戴的鸡心金项链,又在衣服口袋里摸了起来。

志宏根本就不管傻站在一旁的二柱,一口气搜完了三具尸体。眼看着志宏手里的财物越来越多,转头又见自己脚边的一具男尸被雨水泡得透湿,几张大团结在“的确良”口袋里若隐若现。二柱再也按捺不住,低吼一声扑了上去。



两人都半声不作，在滂沱大雨中埋头搜索的同时还不忘打量对方的收获。仔细清完附近的尸体，志宏三步并作两步钻进了后车厢。

翻开第三个马桶包时，他触碰到了—截沉甸冰凉的金属物体，再细细—摸，居然是支三节手电筒。志宏不由暗暗心喜，推上电源开关手电却是不亮，拧开了手电后盖—摸，果然最后一节电池是倒置的，将它正极朝前放好拧回盖子，这次便亮了。

四处—照后，志宏的目光立即就被后排上的两具尸体吸引了过去。那是一对军人夫妇，他们紧紧挨在一起，身上的军装已被鲜血染得通红。女的手里还抱着一个襁褓，而吸引志宏的却是她手上戴的一块机械表。

志宏不假思索地摸到了最后一排，将襁褓接下随手抛在一边，就要摘女军人手上的表。谁知那小小的襁褓刚—着地，—声婴儿啼哭便乍然在死寂的车厢里响起！

客车坠崖时猝不及防的军人夫妇一下子掉到了车厢的后部，母亲的天性使得妻子紧紧搂住婴儿，在与地面接触的那—瞬间夫妻二人的背部及后脑均遭重击，当即身亡。可能是由于襁褓裹得较厚，妻子柔软的胸腹部也消去了绝大部分的坠力，那幸运的婴孩仅被震晕过去而已，被志宏—抛却是醒了过来。长时间未吃母乳，那婴孩已是饿得很了，—醒便小脚乱蹬，大哭不已，精神极是健旺。

吓得抱头鼠窜的志宏跑出两步才省悟，并不是什么怪物，不由暗骂自己胆小如鼠，转回去将那块女表摘了走出车厢。二柱这时也从另—截车厢中钻出，惊疑道：“志宏哥，怎么有娃娃在哭？还有大人没死吗？”

志宏阴沉着脸，恶狠狠地吐了—口唾沫：“屁大个娃也能把你吓成这样？也不知是哪家的小崽子，运气倒好。走吧！”

二柱不敢多问，随着志宏在泥泞中蹒跚而行。大雨渐渐止歇，二人行至下崖处便待攀缘而上，却听见那婴孩哭声仍在清晰传来。志宏迟疑了片刻突然转身，—双大手只捏得骨节乱响：“那小崽子哭得好响，怕是要把人招来，老子要回去捏死他！”

二柱大惊失色：“千万不要啊，志宏哥，这样我们不就成了杀人犯了吗？”

志宏半声不作，拖住他就往回走。后者还待挣扎，志宏猛然提手大力扇了他几个耳光：“你小子拿了多少钱？没—千也他妈有八百吧！勇军前年偷了人家商店两条烟就判了五年！小崽子哭得这么大声，万—招来个人他能不报派出所？那些个警察见了没—个死人身上有钱的能不查？现在破案子要查指纹、查脚印你妈的懂吗？！到时咱俩—个也跑不了！”

二柱半句话也说不出，全身直打摆子。志宏又缓言道：“只要咱俩回去让那娃哭不了，这地方肯定没人来。那卡车司机不也逃了吗？过几天，尸体—烂就没事了，谁他妈会去翻—摊烂肉啊？”二柱茫然点头。

两人又回到车厢处，志宏抢进去抱了婴孩出来。二柱见那孩子最多只有几个月大小，被志宏抱在手中竟不再哭泣，口中“咿咿呀呀”地甚是可爱，心中—时不忍：“志宏哥，要不



……要不咱把这孩子带出去扔了吧，留他一条小命！”志宏铁青了脸不再言语，将那婴孩高高举起，就要往车体上砸去。

二柱心中砰砰乱跳，紧闭了双眼不敢再看，过了一会却并无声音传来。略抬眼皮只见志宏双手僵举正望向自己的身后，牙关“咯咯”打颤显得极为恐惧。

二柱本就属懵懂之人，当下愣愣地回头去看，一条早已潜近的巨大黑影猛然腾空而起，利齿合处他的脖子轻易被切断。

一股血泉从二柱的胸腔内喷出，双手连着在空中盲目挥舞了几下，他才软软扑倒。

扑杀了一人后，那头巨灵在喉咙深处发出了一阵满足的低吼，两只杯口大小的碧色厉眸在黑暗中泛着妖异的光芒。

自第一眼看到它如幽灵般出现，志宏的心就被巨大的恐惧狠狠攥住。虽并不十分清楚它是什么，但那种动物感受天敌气息时与生俱来的畏惧本能，人类也同样拥有。冷汗开始蔓延在他全身四处，每一寸关节都僵硬得如陷梦魇般不听使唤，裤裆中早已淋漓一片。

一道突如其来的闪电骤然亮起，志宏清清楚楚地见到，眼前蹲伏的赫然一头两米多长的斑斓猛虎！

那只老虎似乎被闪电所激怒，顿时背部颈边的毛发怒张竖起，看上去几乎大了一倍有余。“嗷……呜！”长吼声中它前肢微曲，后腿猛力一蹬，向拔足而逃的志宏追去。

四条腿和两条腿之间的赛跑结果是毫无悬念的，志宏没能跑出几步，就被一只虎掌拍到了背上，骨骼碎裂的脆响立即炸起。他惨叫着倒在泥泞中，两只脚不停地乱踢乱蹬。老虎性发，一口咬在志宏左腿膝盖处。志宏大声哀号，断腿处血如泉涌。老虎又一口咬中他的咽喉，片刻后见其不再动弹，才转头走开。

此时雨势又起，豆大的雨点打在婴儿脸蛋上，那婴儿不禁大哭起来。

老虎咆哮了一声，缓缓走近，迟疑地用爪子拨弄了一下襁褓。雨渐下渐大，婴儿口鼻中被水倒灌而入已是呛得上气不接下气，小脸憋得通红。老虎似乎从未遇到过这般发出怪声却不会奔逃的幼小猎物，犹豫了片刻，它叼起襁褓，纵向密林。



这是一只三岁大的雌性孟加拉虎，它的两只幼崽均在月前的一场遭遇中被人类射杀，雌虎侧臀上中了一枪侥幸逃脱。伤势渐好后，这只愤怒的林中之王接连扑杀了十几个进山的猎户和采药人。等到当地人发动大规模赶山的时候，狡猾的雌虎却早已到了几百里以外的哀牢山境内安下家来。

任何一处人类居住地，雌虎是万万不会去靠近的，那里有它所害怕的火光。它已经习惯于在山中游弋，偷袭小股的进山者。正如这次觅食时偶遇这两个人类，雌虎便毫不犹豫地攻击了他们。虽然只是头野兽，但无疑它有着自己的行事风格。

雌虎现在的新家在二十公里外的一处山谷中，那是一处古时巫庙的废墟。它十分喜欢这个新家，废墟内部的干燥宽敞是以前居住的石洞所不能比拟的。

夜色中，雌虎以猫般灵巧轻盈的动作钻进了自己的巢穴，将叼着的襁褓放在地上，静静伏在一旁合上了双眼。哭得精疲力竭的婴儿早已昏昏睡去。雌虎听着这幼小生命发出的与虎仔一般无二的柔弱呼吸声，喉中不由发出几声呜咽。

到了清晨，雌虎被一阵异样的感觉惊醒。它愕然将视线投向自己的腹部，一个粉红色肉嘟嘟的小身体正用力含着它的乳头，发出响亮的吮吸声——竟是那个人类婴孩不知道什么时候挣脱了破烂不堪的襁褓，爬到了自己身下。

雌虎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大吼，张嘴便要咬向这块带回洞里的口粮。一扯动，乳头从婴孩嘴里被拉出，小东西也被带着翻了个身，变成圆滚滚的肚子和小鸡鸡朝上，头颈中的一块玉坠色作血红，斜斜挂在一旁。可能是因为吃饱了的缘故，他居然不哭，反而手舞足蹈地朝着雌虎“咯咯”直乐。

这个酷似小老虎撒娇的动作，让雌虎的杀戮之心瞬时软化。它疑惑地嗅遍了婴孩全身，经过大半夜的依偎，小东西身上的人类气味已经不是那么明显。雌虎鼻中呼出的气息喷在婴孩身上，使得他麻痒不已，更是乐个不停。雌虎眼中凶光渐渐隐去，见婴儿笨拙地翻过身来在地上乱爬，它像是对待幼崽般轻轻用前肢一拢，将其揽至腹下。

婴孩重归此处柔软温暖的所在，好奇地环视四周后突然对虎毛产生了兴趣，又拉又扯了一番。正顽皮间，几根细毛插进鼻孔，小东西立即打了个大大的喷嚏。拖着两筒鼻涕玩耍了一会儿，他像是感觉有点倦了，本能地又摸索到乳头吮了几口才睡着，两只小手犹自紧抓着雌虎腹下的软毛。雌虎看了睡梦中的婴孩半天，突然低低吼叫了几声，吼声中竟似



充满了温柔与欣喜。

※ ※ ※

金花侗，黑角苗族的一个分支，世代居住在哀牢山境内的漳岭下。几百幢大大小小披着杉树皮的吊脚楼傍下山腰而起，围成了半圆形的寨子。平日里男人耕作山田，猎兽捕鱼；苗女织补洗染，酿酒做饭。和所有苗裔一般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宁静生活。

以“金花”为名，一是侗中女子素来貌美无比，人比金花；二来则是云南地区有一种蝮蛇，成年雄蛇头上有一肉冠，通体金色花纹，纵跳如飞，挡者立毙，居苗疆毒物之首。苗人善放蛊、施毒天下皆知，而金花侗以此物自喻，却隐有放眼苗疆，用毒者无出其右之意。

金花侗人自明朝以来，一旦成年除了要习火枪以外便主攻毒术，对于蛊术却习之甚少。侗中上下无人不是全身剧毒，至于破毒破蛊之术，更是研发了无数。传至民国初期一代，侗中青出于蓝，后起一辈好手直如过江之鲫。在与其他族旁支的毒术比试中，对手放出的蛊物无不被金花侗人轻易化解，竟是难觅一合之敌。金花侗也因此声名大振，风头极劲。

到了二十世纪末的一年，金花侗更是出了个惊才绝艳的人才。方过而立之年的土司金萨在十年一次的族选中，文辩武斗力克群雄，荣登大祭司之位。大祭司在数十万黑角苗中的地位极其崇高，比起基督徒眼里的教皇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一个千人左右的小分支来说，这简直就是天大的荣耀。

时值八月，整个金花侗举行了长达十余日的盛大庆祝。

披着月色，金萨高高站在祭坛旁的一块巨石上。他的嘴唇很薄，脸庞棱角分明，眼神冰冷而锐利，站在那里宛若一座高不可攀的神口。

静静注视广场上围着篝火载歌载舞的族人们，抚摩着手中代表了至高权威的黑角祭祀杖，金萨的嘴角浮现出一丝笑意。

风声微掠，一颗小石子在空中旋转着，轻轻砸到了金萨肩膀上。冷眼一扫四周老人们似笑非笑的神情，他摇了摇头，无奈道：“凤凰儿，你又来顽皮。”

一名幼年女孩从巨石后跳出道：“爹爹，你这些天老不回家吃饭，罚你陪我玩骑马！”

她穿着小小的蓝靛对襟上衣，腰间系着条平绣飘带裙，月色下容貌明艳无双。走动中，白皙的头颈手腕上无数闪闪发亮的小银饰叮叮作响，甚是好听。

金萨眉头微皱，正想开口呵斥时却看到女儿小嘴微扁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不由慌了手脚，压低声音道：“凤凰儿乖乖的，爹爹过一会儿就回去，吃完饭就扮大马给你骑可好？”言语间大祭祀的威严沉稳早不知丢到了哪里。

十年前女儿出世不久，妻子即染上恶疾而死，这些年来也不知有多少人劝金萨续弦，他却一直不为所动，只是悉心抚养女儿，更取名“凤凰儿”，盼借神鸟之名让其平安成人。

金萨的妻子生前本就是金花侗中数一数二的大美女，凤凰儿却连母亲也比了下去，虽还幼小，但已是个极美的美人胚子。

金萨为人心计深沉，坚忍狠辣，毒术更是侗中大师级的人物。虽然将对亡妻的爱意悉数转到了女儿身上，但平日思及自己枭雄一世却无子传业，心中未免郁郁。因金花侗无论男女年满十六方可学习毒术，金萨在凤凰儿小时便教她一些驱虫破瘴的法门弄儿为乐，谁知小妮子聪慧无比，往往一点即透举一反三，草药名称特性等等更是过目不忘。金萨狂喜之下暗自决意，一旦等凤凰儿成年即将全身本领倾囊相授，定要打破传统塑造出金花侗历史上第一个女土司。心结尽解后金萨对女儿更是疼爱万分，当真是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口中怕化了。

凤凰儿扯了父亲半天胡子方才气鼓鼓地回去，金萨看着她纤小的身影转过远处屋角，才把视线投回到场中，目光已恢复冷漠。

急促的鼓点响起，围着篝火的金花侗人齐齐发出一声大吼，停下歌舞用狂热崇敬的眼神注视着金萨。金萨神色肃穆缓缓踏前几步，右手高举起了黑角祭祀杖，欢呼声顿时如海啸般席卷了全场。

此时，离寨子几里开外的山崖上，一个赤身男孩正以四肢着地的奇怪姿势伏在崖边远眺着寨子。他如同真正的野兽一样，急促而小心地嗅着风中的每丝气息。一块血色玉坠在他的胸前幽幽闪着冷光。

这是他记事以来第一次来到这么远的地方，母亲留下来的领地已经完全不能满足他日益增长的好奇心。这里离家隔着两座大山的距离，在扑杀了那只狡猾的赤鹿后，是隐隐约约的鼓声把男孩吸引到了寨子附近。

男孩在犹豫，他不知道是该下去那个奇怪的地方看看，还是该回家了。那些围着可怕火光的动物透着隐约的熟悉感，男孩从来就没见过这种直立着的家伙，他开始有些惊讶，但更多的却是好奇。要知道母亲还活着的时候，是从来不会允许他离开视线以内的。

好奇心终究占据了上风，几分钟后，男孩出现在寨子北侧的树林里，那边的火光要相对弱一些。他伏低身体，如幽灵般悄然无息地靠近寨子，疾奔使得鼻翼上沁出了密密麻麻的细汗，心跳也在不断加快。地面上断落的杉树枝划过身体的刺痛感，让男孩有种猎食前的兴奋，黑暗中，他的双眼亮得像灯。

大概是嗅到了些什么，两只半人高的大狗从寨子最北面的一幢吊脚楼下冲出，对着树林一通狂吠。男孩不再动作，透过矮小灌木丛的间隙，他看到了一个娇小的身影走出吊脚楼，轻声呵斥着猎狗。

凤凰儿很是恼火，饭菜热了又热，父亲却还没回来，自己刚准备睡觉，家里的狗又莫名其妙地发起了颠。

她拾起一根小木棍，努力想把狗赶回家：“扎布，果果，回家去，我要打你们了！”两只狗却压根不理她，只是扯着脖子狂吠不已。凤凰儿咬咬牙，举起木棍便要打下去，吠叫声却